見聞雜紀

見聞雜紀卷之五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本朝大明律未成書時聞自　御榻至殿廡皆粘律文於上朝夕覽觀親加删正然後成書仁義並用雖曰懲過實令民遠罪之書也惜乎今日任情而廢律爾進律表尚書劉惟謙等上

高皇帝未登極時曾用葉春王興宗為皂隸後以其老成不貪春除儀鸞司副眾遷至福建

布政使興宗除金華知縣累遷至河南布政使其不拘資格如此真大聖人作為非漢唐英君誼辟所能彷彿其萬一者

二

郭民敬山西人嘉靖間進士仕為山東某縣令公出過隣邑有少婦先浴于河一男子故下河挨身同浴郭笞男子二十竟死地方咸仰郭為神明自是男女無復混雜矣

三

太子不幸下繼母憂然而繼母亦難言矣其

父果禮聘室女或雖再醮而鬼及子女甚屬
素以母道事者方可言憂嘉郡太守王公某
父有副室素不以母視者既卒父強在家子
舉人丁憂持文書報太守太守無可柰何勉
強以憂去或吊之無戚容也里中陸公喪妻
娶女憐其老以無夫老婢侍公漸侍衾枕其
稱謂漸隆老婢卒人謂孫廪生無父當承重
陸公予表叔也時入其內備知不當承重狀
乃白之文學博士廪生得無服焉人間繼母
若此類者儘多恐不止王公陸生而已此今

日憂制之當議者

四

軍政條例載各處起解軍丁並逃軍正身務要連當房妻小同解赴衛著役無妻小者審勘的實止解本身此條載第六卷可考近来無妻之軍或有妻故賣移累里遞情狀難悉縣官唯其所欲不嗇如娶子婦略不查勘縱惡長奸仰負 朝廷德意可嘆可嘆

五

徐文貞公嘗與鄭端簡公為同年其誌端簡

有曰余與公同舉進士者四百十人公獨遇余厚余外以兄事公心實師事焉前輩不難於自屈如此　相嵩醜子世蕃以蔭補順天治中求轉尚寶司丞端簡公以非故事不從未幾公出部得轉尚寶少卿

六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之謬也當起得師心曰其為人如此可鑒也當起定心不憤不怒不為惡境所動也若直是惡之忿之我與小人賢不肖不能以寸

七

余僉閫憲左轄沈公僚友叙談云公等但見郡邑官受賄至四五百金遂目爲貪官這眼眶太小了我在廣中見取珠送要地者巨細不等中有如荳之大者以斗計不以升計又非一次而止若照貪官例當加何罪所以做堂上人須放些寬大方好

八

嘉靖丙辰倭賊攻桐鄉城甚急城中有治人善鎔鐵以滚鐵盛杓潑下被之者無不立死

賊懼馬如湖城外寬轉濠以防賊囊土上城四週近城四五里間俱要用樹枝大者塞河道絕其來路又懸賞格覔善浮水人暮夜能鑽賊船致破受上賞其紆曲小河須留以待民間往來逃避城外米穀柴草俱宜運進城中

九

。劉忠宣公大夏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固是學問所造必其胞胎帶得分數居多不然必有敗露之時焉能永久不渝也今人視民疾苦恬不相關纔做些小官渾身是官態豈

揮其去忠宣遠矣

十

郡邑官見士夫亦有口言求教者耿本無是心姑為套語耳吾鎮添設二守王公懋蘇湖人每過吾家吏捧關防到廳便放下遠去餘人無一侍立者懇懇詢民間疾苦衙門利弊不倦雖無知識敢不竭誠相告哉公雖以調去湖卒轉刑部副郎御命讞獄惜不永年未究設施爾

十一

萬曆廿九年辛丑六月寒氣逼人單衣不能禦倍而袷又倍而綿聞富陽山中飛雪成堆人言縣官裝桶觧撫臺未知的否又言杭州深山中亦積雪至七月始熱八九月仍熱如故人為裸體沐浴可恠也里無不病之家家無不病之人天變于上而人變于下豈細故哉

十二

閩城林文安公瀚官宮保工部尚書子廷㭿廷機並尚書廷機子燫亦尚書燫子烴叅政

奕世八座自開國以来未易媲美予仕閩及與橋梓兩公相接家風儉素僕從簡少所居尋常弗弘麗也登其堂有不心羡心師者乎松江陸平泉先生樹聲吳門袁裕春先生洪愈吳人而林行皆所謂豪傑之士也

十三

耿公定向撫閩將福州一郡條鞭懇予更定予閱舊冊大為發嘆官司墻頭剃漆凡數十金按察司獄卒五十餘名每名工食銀十三兩八錢獄囚幾何則二人而已初甚駭其

太厚巳而詢其故或云此工食借獄卒為名
非獄卒所實受也本司六房吏書又有大作
惟事不知何時何憲長定奪因閩省八郡地
有肥瘠事有煩簡六房各分郡分縣如吏房
又兼有户禮兵刑工房事其五房皆然盖六
六三十六房矣巳卯秋予暫署司事語吏人
曰吾性拙不諳若舊規若須分六房明白吾
始僉押不月餘吾觧署任若等行也墻頭莈
改令三縣每冬月里長一人各送一大把約
二十斤獄卒工食揭欣公自裁而罷

十四

張江陵在朝氣焰凌人意所欲為事不必面囑亦無煩作書承望者悉逢迎為之殺人求媚不可勝紀其最慘者有吳士期南直隸寧國人曾上書誚江陵而當事者又不欲杖死頭示人令獄卒絕食飲數日間乞食不得饑弗能忍初咬所穿衣衫既而咬木柱窗楞痛慘備極死恐行法外之誅戮忍傷天地之元和自古未有酷烈於此者

十五

吏部秉銓黜陟攸係生民之利病關焉賢否固資詢訪而定潔白則自家主張非人之所能贊襄也三十年來予所目覩嚴公清雲南籍嘉興人棲止吏部火房不攜家不交際庶幾一塵不滓求其媲美嚴公者則先後餘姚兩公孫公鑨陳公有年矣乎五臺陸公光祖有意氣能加念人才雖屢招浮議而所守皭然或未可以輕詆也惜乎諸公皆與政府不相協在位不久弗竟設施

十六

戊辰進士謝君良弼鳳陽之永平縣人仕為平湖令辛未應 朝在官無所取空橐北上於京官書帕儀槪不相通毀譽得失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賢矣哉予是年亦應 朝送一大座師禮自謂儉約過人然自揣不及謝君

十七

王恕謚端毅陜西三原人仕終吏部尚書在官四十五年疏凡三十餘上公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

孺慈愛如鄭子產卒年九十三今人郎在言職者一歲中上十餘疏士大夫必群起而誚之公以道事君遭時遇主疏及三十百代希靚

十八

平湖曹君文鏵隆慶間為東平州守予識其人但未知其素履在官何如耳然言談爽朗性行軒豁每多可取為州守當道薦之者少行奬者多公作文宰一犬祭城隍神數當道諸公不法文中有有如此狗之句亦頗聞於

當道當道莫之柰何卒轉肇慶府二守行又一日按臺離地方公送之道左問曰老大人此行薦知州否荅曰本院已行奬公面曰没天理此公峭直迂狂想非瑣屑庸人也

十九

戶部尚書方簡肅公名純湖廣人端毅嚴重有大臣風節一日戶部三堂同飯方公曰各邊巡撫盡將戶部軍儲銀兩饋送人只說戶部吝財致誤戎事天理何在某侍郎曰我却不敢方曰公在鎮三轉官二廕子非戶部銀安能得

此侍郎面赤語塞分宜聞之遂恨乃方不久
去位

二十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　先生止京師崇國寺朝暮打坐時多不曾教跟隨二人也打坐然二人也却常坐　海內知先生名者衆弟子亦多在官之人然先生却漠然自守一毫不去干人人即餽之先生未嘗濫受也　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

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二十一

友人獺𤞑獬其家人媳與外人通姦稔誅死其親夫侍御君弟憐其婦不忍置之法侍御君召其婦之兄弟謂曰汝兩人知情當坐罪汝爲我處婦貸汝兄若弟乃將婦沉之水死侍御不出詞不縱惡遠避義而快之

二十二

○主沂公曾祥符中在掖垣時瑞應畳臻嘗請對上語及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

願陛下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庶可免夫
興議夫不曰主上盛德至治所感而曰承平
所感如沂公者雖列於皐夔周召何愧乎
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或問之曰
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嘆服

二十三

白比珩山西寧鄉人父某文學博士終其官
止餘俸一十六金公由貢授邑令陸州守所
至一塵不染一僕自隨頗公道照明得轉刑
部副郎獨處宦邸天津備兵某憐其貧贈勘

合一道令其子奉母来京予係明經吾繼祖父之志長途儉約自為奉母勘合竟返備兵公不用斯人斯徳前有賢父後有令子可謂世不恒有者乎副郎與予里夏公爋同部夏言其詳如此

二十四

○李文定公廸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内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

所須也公取安上墨筆擣水中盡黑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

二十五

曾魯七歲能諳誦六經稍長泛濫史籍凡有
扣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
高皇帝起公修元史初任禮部主事因安南有
篡弑之變進表更名公覈得其實 上悅即
日召拜本部侍郎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少
以名節自砥礪聲望蔚然廷對極言朝政無
所避忌 太祖嘉之擢第二建文初拜吏部

侍郎尋改都御史靖難兵起逮于李景隆帝責國 成祖登極不屈族誅親戚被逮而死者數百人先是子寧生時其父夢其祖泣謂曰佳兒生第嫵太好爾嗟吁久之蓋死難之先兆云

金幼孜建文元年進士 靖難後改檢討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扈從 成祖北征所過山川夷險悉令公記之為人簡易沉默寬裕雍容不伐其善木川之變公在軍中祕之護還朝始發喪 三八 俱新淦人

予初令淦試本學諸生但鄧生任字升卿之卷為首三博士皆慶得人蓋鄧前江右督學何濱巖先生所拔士也何公名鏜嘉靖丁未會魁按李再試則鄧生不赴余怪而詢之博士博士曰渠恐再試不出一二三名人以為私故避嫌爾　余行取離任典史某因解南糧有獲餽予五十金却差人至省下不可返惧其人之匿也鄧生至正色謂予曰先生若操三年今胡受幕賂也予曰久欲返之不得其人爾生竟為予璧去　錢湄洲名祐以貢任

知縣致仕家居居當邑衙後自不入邑門予每候之先生綸巾布袍相迓語不及他事惓惓民間利弊焉　鄉飲酒禮淦人士最重必行誼高雅者始赴然終令之任止一赴自無再赴者庠友亦無受賄私舉賓介之風君子謂淦有三美

二十七

嘉靖某年桐鄉令曾士彥廣西人聰敏過人長于剖判惜不能自愛累贓四五萬金賴僉憲王公訪覈撫臺趙公拏問發回原籍定戍

衙門倚官諸役大加懲創一時稱快焉去後不三十年吾里侍御錢公夢得巡按其地詢土人曾已物故無地卓錐矣不知四五萬金安頓何處先是曾聽訊於郡訐雪中有被害民毒之深呼曾曰兒子汝亦有今日乎將雪一團從頸滲其衣內為民父母受辱至此孟子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貽玷衣冠極矣

二十八

貝瓊字廷珍號清江崇德人今析桐鄉少穎悟不群負才積學闢楊鐵崖倡古文於會稽

負笈往從之避元不仕以詩賦自適 高皇帝召與修元史授國子助教中都分教能多方造士舉稱其職與宋學士景濂程公本立議論相契合晚居吳山所著有清江集又撰石經大韶二賦載 皇明文衡集中無之先生子五人長翱都府經歷次翔楚府紀善次原翬武安縣知縣

二十九

予讀遜國記一時慷慨伏義諸臣其為建文君所視信倚任者固可悲矣乃潭州教授陳

思賢率其徒伍性原等六人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竟以身殉沛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永清典史周縉舉人劉政生員高賢寧輩大節凛凛皆不可奪而死孰謂忠義非天植耶三復之不能不為泫然淚下

三十

同年鮑侍御嘗按浙辭江陵江陵曰此行就要管大計了出以語所知所知曰相公止言大計而不言科場或不欲兄管場事耶鮑如其言隨註門籍不行浙已聞鮑辭朝前代巡

吳出浙境上候代而鮑竟不采場事迫近時己七月二十後矣二司復往境上請吳還省吳固辭然勢不得已八月初方復入省進簾中間事體件錯難以頡悉皆鮑所知一言起之甚矣揣摩之害事害人也江陵或以大計為重何嘗謂鮑不足以管場事哉今天下才子皆以揣摩為仕途妙訣求以投當路之意而不顧萬一更有大於場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吏兵部尚書楊公博　官巡撫時與巡按同拜

聖節吏並設地上𨙫公謂巡按曰老夫若有不是任憑道長指謫此行禮　君前自有等級不可並也巡按𨙫為下尺餘余按鋪𨙫行禮亦相沿之弊丹陛下何曾有𨙫都御史龐公尚　鵬撫閩偶接　詔書時余與焉俱拜地上安得病其為立異也

三十二

湖郡賢守唐有顔公真卿宋蘇公軾王公十朋胡公宿公黝義陳　本朝則劉公天和呂公盛萬公

雲鵬卓乎不可尚已㩖余所睹記則熊公汲江西南昌人栗公祁山東夏津人李公順江西餘干人沈公孟化福建永定人陳公經濟河南禹州人皆以廉能稱士民所追慕而樂道者

三十三

靖難死事諸臣大理丞鄒瑾永豐人編修王艮吉水人紀善周是脩太和人御史曾鳳韶廬陵人教諭王省吉水人御史魏冕永豐人知縣顏伯瑋縣丞劉亨俱廬陵人八君子者

皆吉安郡屬邑產也嗚呼盛矣史彭興明鼎安人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

三十四

烏青鎮添設館通判自嘉靖壬子年始加銜同知欽給關防自萬曆甲戌年始諸公材品不同未聞有大貪極惡者廳壁最著則府判唐公堯臣西郭仝公祉同知 庵劉公治仰齋羅公斗守原王公懋懷溪倩公國祥羅稍嚴切詳見去思碑然其守終不可污蟣也

三十五

嘉郡守趙公瀛陜西人吏治嚴肅鋤強抑暴務禁地方賭博及婦人市肆操守粹白其餘事爾濬郡城諸河運磚土成今南湖烟雨臺以障風氣待各屬如初學小生各屬仰視亦如嚴師終歲未嘗留一茶也近年郡邑官謁二道道先留郡官茶次及縣郡官譚久雖盛暑縣亦穿衣危坐以待至有日中還邑者上下皆不能超脫以廢時失事可歎哉

三十六

太守呂公盛之治湖也素以信治民如金石

堅不可易而民亦信之當湯麻九之亂黨與甚衆殺人頗多罪在不原已奉　朝旨欲用夷族之條矣呂公曰第緩之俟吾親往觀其意向若何公果傳信入其穴麻九列兵仗開轅門以迎呂公不隱忍直示曰汝罪不赦如麾下某等某等皆不赦汝若自首妻子族人皆可免死在我身上擔當麻九頓首伏罪太守行即隨太守後到府同數人繫獄後俱解京斬市若無呂公地方屠戮之慘未易言也嗣後四十餘年安吉江天祥者勢不及麻九

然巳白日殺人官府不能制吾師唐一菴先生亦單身入山諭之天祥悉服許以回心後卒為其黨沈龍所殺非先生保全之初意也前輩人作用不可易及如此

三十七

吾湖士大夫屢屢歸咎郡邑諸公若不肯虛心咨訪者不佞竊謂士大夫與有責焉未必皆郡邑諸公之過也何者一日偶同諸大夫謁太守太守頗虛心求教問地方利弊中有一士夫對曰郡中害人事唯鸊鵜船為甚衆

愕然里中唐明府家曾被地方白日擄搶是真但失米不知幾何石太守對諸士大夫問曰唐家失米云二千石此須用大船五六箇方可承載果有之不有一士夫年長在前對曰實有之次又顧不佞問不佞曰擄搶之事目睹有之但米數實不知也兩大夫先不能信其心何以望太守取信

三十八

句踐信讒賜劍殺大夫種真是長頸鳥喙之人不可與共安樂不仁不義憾不當其時為

種報復雖覇何足取也宋高宗為奸檜所束縛至矯詔殲鉞髏骴譏全然不悟可為千古不君之戒漢武帝英雄蓋世視竇太主之寵董偃恬然甘心幸其第縱飲且容入朝又與太主合葬烏在其為武耶

三十九

潞河有李五者曾出入董宗伯門下越二歲宗伯子懋德偕嚴臀及余往京赴試嚴道病卒李五莊上覓佳棺不得頼捐百金李五曰無庸覔也若家前歲曾有棺寄予舍可用之

在董巳忘其為寄而五一賈人也不因其忘
而匿之良可謂義士矣
四十
今天下遠處地方予不能知耳目所覩記其
害民而且大者有三事恨予之力不能遣家
丁陳疏以備
聖覽爾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
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
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
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宴貺差遣

之竟不知食民膏髓為可痛惜一大害也十年一造黃冊一推一收一縣細莫不知費銀若干不過將舊冊略略增損抄過一番纏軟里長各名出銀若干其僉光書手者甚至破家目下而上所費已不貲矣慎天下一度黃冊之費可以富國強兵而有司全不知惜播利損民二大害也僧尼道士道人徧天下而修庵觀寺院無虛日民間方苦於匱乏乃獨於施捨則樂為於官糧則拖欠貧民效富室媚神病則竭力祈禳死則棺槨不具三大害

寄也有世道之寄者當如拯溺救焚以圖之

四十一

萬曆元年五臺陸先生光祖為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絨作褶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剝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先生訓子之嚴近日膴仕之家不可復見

四十二

本朝舉業文字自永樂天順間非無佳者然開創首功惟文恪王公鏊為正宗弘治則有

錢公福嘉靖則有唐荆川順之薛方山應旂瞿昆湖景淳三先生文恪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會試文字何等氣格何等精練當百世不磨三先生文佳者何可指数今後生小子將數公文字置之高閣即見以為不時不加工夫模倣細玩如何學得好文字出

四十三

浙總制胡公宗憲濫費之過或不可免而當時寇勢方張人無固志使公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何以使陳可願等挨死行間餌致徐

海王直輩哉古云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輕而責士以捨其所重不亦難乎漢高以黄金四十萬聽陳平所行終至勝楚亦知此術耳然則公之度量豈易及哉此其功之不可掩者況世蕃誅求百出稍不如意公又將繼張經李天寵而肆諸市朝矣所謂權臣在内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者其語不誣公之獲保首領蓋能以餌王直者餌世蕃爾亦可悲夫

四十四

歸安令李際春楚人予不能悉其政事若何南離錢先生鎮特見士也大不滿其為令一日予同先生及范子應期游峴山李君去思碑文竪山寺門首視之則范子所撰也先生謂范曰若何等官何足去思而汝為若文也對曰姚子䏲所撰不出於門生之手先生曰即不出汝手必汝許其代作故敢書汝名范語塞色慚是碑先生亦列名于後先生立命家僮取斧手劈錢鎮二字去之

江陵柄國力能驟貴顯人人望而趨之唯恐不出其門下予同年張楚城江陵人陳滇應城人蕖又李尚書之甥二君同在省垣江陵所深注意者乃不願為都給事各以左給事中冢憲副去其賢加人一等矣江陵没物議不及張官至光祿卿以足疾致仕陳今為戸部尚書

四十六

文士各成一家言其足燿今垂後者不少然互相標榜或至失實者亦有之李于鱗集雄

視海內不待言汪司馬道昆序之曰前漢兩司馬昭代一攀龍斯二言也其可為千古不磨之定論乎

四十七

京差監兊本省糧儲職名雖異其為兊軍一也糧儲奉有專勅官職尊於監兊若不高坐省城而徧歷兊軍各州縣則監兊之可無差萬分不須商確况止浙西三郡其勢易於徧閱乎自多設此差浮費何止千金有司又處餽送常儀不無有損監兊名節誰為惜之又

誰為之疏罷也　萬曆二十五年　題革

四十八

禮科給事中張寧海寧人　天順間朝鮮與女直毛憐衛仇殺　廷議舉寧往問罪遼東奏兩國搆禍乞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鮮宣　上德威示禍福君臣震慴引咎解兵馬時論寧此行不減壹兵十萬橫行鴨綠也　公善詩有　集傳于世其在朝鮮與舘伴廖和有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風之句舘伴不能和心服　英

廟復辟每肴注公嘗獨召公議事對廷臣有真給事之許李文達不喜公出為汀州知府引疾致仕

四十九

狀元唐皐徽歙人舒芬江西人皐家貧力學博洽群書下筆數千言立就而氣槩英邁使朝鮮歸日行橐唯一硯投之鴨綠江中行誼表表僅官侍讀而卒芬清直敢言以翰林修撰謫福建市舶提舉凡夷人至撫處得宜俱感其德以憂離官朝鮮長史金天爵等送之

至泣下其爲人大略可知矣

五十

吾湖自嘉靖初以前古風猶在閔莊懿公以御史大夫家居入城毋多步行莊懿公之安于徒步其卓越不待言而城市人不敢捱轎使莊懿公之得安於徒步其氣象人心可想也不意萬曆庚辰不佞歸田至辛丑纔二十一年爾中閒所見所聞唯湖爭張詭異者不一縱今以往萬一又生他釁以費郡邑大夫區處有世道之慮者 評錢高樓緜憂叟因紀

其事有五上、董氏之變尚書董公顧無失過其對不使亦自切奴僕過多奴僕既多則爭趨覓利者不少田產廣大馬能價值盡平只宜出示聽愚民告之郡邑任其剖斷可也而伊孫祠部君不諳世故自出處分之語語一出愚民謂登其告者即可袖金而還不旬日擁至大門者百千餘人主人閉門不納愚民群聚罵詈吶喊隨之其後終以門客之言大約田畝十分之中退還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彭公臨湖准狀極百餘分批郡邑一

甸之内官差官船不知凡幾而支持浮費不啻數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復知有八座之尊矣　二范氏之變司成范公予執友也董氏亂方熾人有言范亦不免予入山諭其家人毋私相塞竇徒費錢財一一聽之官司事方有緒可處而司成快意月久不耐窘迫愚民群聚狀大約如董而董公何如胸次哉司成計拙居於城寓予勸其還第不從昕夕不勝忿忿食不下咽彭院所准狀近六十餘當時處分將完未幾而長子自盡矣又未

幾而司成以家難自經矣已而疏再上戍父母官罷王撫臺逮彭按院此三吴未有之亂所損吾湖非淺鮮也易有云君子以作事謀始董范所遭盖謀始之未慎焉　三閱潘之變尚書潘公家事有奴善掌細民德之無怨詈者閔有諸生飲酒於娼而潘奴失避致得罪於閔生閔故守禮義巨族時春元其者初無甚罪潘意也何當諸生內有好事者必欲以主使罪潘之諸公子兩家至戚諸公子之不主使三尺童子皆知之獨不見諒於諸

生時諸士大夫會議於慈感有一生者無故袖索突出以刼潘長公賴僕從衆護不遭其毒此其變不在閔亦不在潘而在好事者可怪也潘雖無大害大費而不佞與諸大夫對三學諸生講解累日費辭亦足悲矣　四華亭徐氏之變故相徐文貞公曾督學吾浙樂吾湖風土之淳故搆廬而居一孫不意一孫既居而湖士遂利其有聞有一生者雜與徐公子及其家奴往来杯酒既稔遂通財貨生負券徐奴索償不遂或又云起於賭錢生自

投徐宅不返聲言囚禁生又自縶一足於卓間諸生乃群掖之奔守道門門閉衆椎門以示亟切守道亦莫之誰何盖意不在懲徐奴將以累其主人而快巳之欲也時太守沈公入覲署二守趙君一籌不展郡若無人任諸生赴府延賓館以官法唱名取齊白事行跪禮一生不到則衆生造其廬而攻之郡内外士若狂也賴沈公北還一言而定猶幸文貞公孫其官京堂善自貶損以消諸士之忿而醜態不甚張焉然巳非章縫之顔見矣

僧士之變　閔之主潘之奴其是非得失一庸人能辨之上自兩臺二司以至郡邑初不為潘貴顯而挫辱及於閔生也時方文宗在省類考而王生其　與兩家初無干涉不知何見解藍袍而緇衣削玄髮而僧帽衆中突出上下駭焉王生衣冠之裔必自有說第庸德之行不為也而希世之事則為之亦足以當一變矣

五十

萬曆戊寅己卯間嘉郡太守黃公希憲江古

人數政嚴明豪強歛手時有一二明經干法
公不少假借行笞諸生畏憚可知也曾幾何
時而諸生恣肆至督學使不能制時耶人耶
五十二
萬曆戊戌八月桐令謝諫上官辛丑應朝四
月二十七日復任隣邑舉人馬鍾二氏来訪
謝拒不見二舉人家人與閽人相罵詈因并
及謝頗醜次日謝通呈文書辭官蒙以文草
及揭二舉人章見示而謝已不出堂矣不倿
出城相候謝亦不見不倿對其使力勸出堂

不從閩方伯馮公先一日已辭之自是予二人者不復求見謝所親厚而昕夕密謀於衙者有諸生二三人自院司守巡而下留謝亦至再三不知何因何見六月二十三日竟挂冠去不忍其去而杯酒留連遠送戀別於情似或宜然指數盛美赴上保留不知於公論相應否爾

五十三

今天下文士務惟逞奇不如是不足以投時好而取青紫何可深罪雖是少讀四書及朱

夫子集註至解文義而悖叛朱夫子明示攻擊敢爲異說而不顧此不但自壞心術貽害後生如

太祖成祖表章尊崇之至意何司文教者當知所以力排矣第猶涉貴顯公子却便心疑手歎所以孤寒之士亦得有所挾以藐視主司若雷古和薛方山屠坪石三先生處之決無此病

五十四

劍門趙公炳然嘉靖乙未進士至嘉靖壬戌

以後始以都御史總制吾浙前輩不並于遠
顯銓曹亦務得老成人方有此舉動

五十五

萬曆癸酉麟陽趙公錦念齋陶公大臨俱為
亞卿宴吾兩浙兩衙門諸大夫於公所時趙公
年長於陶一切迎送與客酬酢對談皆趙公
為主而陶始終不發一語若最事之然然則
為人弟姪者有長兄叔伯在前而對客多談
略無顧忌觀此亦可自警矣

五十六

兩京彝倫堂　祖宗朝屢次　駕幸凡　主
上登極亦必　視學升堂用翰林宿儒大臣
說書故大司成少司成皆避中堂不坐在外
明倫堂雖非　聖駕所臨然顧名思義除鄉
飲酒禮外決不當設席其中今不惟設席又
加演戲主與賓皆可謂讀書不識字矣時事
外錯不應至此

五十七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宋人有言庸人何
足以擾天下之事擾天下之事者智者也予

謂庸人所擾其害小智者所擾其害大而私智穿鑿天下之所尊信者其害爲尤大

五十八

天下大勢崇佛之地多而婦人女子尤多吾鄉東南西北百里之内有稱佛爺佛祖佛師巍然上坐群男婦數百人羅拜其下聲色不動若萬不知幾何人哉以一傳十以十傳百不須招票指集二三日間響應可数千人也往歲馬道之變吾鎮焚燒殆盡可鑒已一日以語分署某公求預處公顧左右言他事若

惡聞之逾三年又以語某公公怡然飲酒如故恬不介意皆今之所謂巧於宦者

五十九

里中故有佛會如老人婆子輩念佛群聚而已自萬曆辛丑而惡少始倡觀音會則費在二三百金以上矣強人之所不欲以陰濟其私官司不為禁約其明年壬寅則風益熾費近五六百金而四郊鄉村之家爭來市上親友家看會說者云共費千金無故而裂繒市馬聚娼碎金樹棚卸坊侈靡無狀事屬不祥

倘踐踏爭鬭之禍出自意外不知誰任其咎哉予力不能止姑論其理如此嗟乎大士出會則靈否則不靈吾亦何靳於費也今會亦靈不會其靈亦自若也然則何取於會哉

六十

督學歲考生儒則生儒求進之心不必作之而自奮所以歲考二字自來相傳聞往時吏禮二部年終獨於督學使加意有品第等次今也法網太廢如吾浙已六年不歲考矣如何教生儒不放肆得纔放肆便犯上作亂勢

所必至此不特生儒之罪也予所目睹浙省督學如雷古和先生薛方山先生阮亟峯先生皆一年一考不知何年將舊規廢壞起

見聞雜紀卷之五終